

第 20 屆臺大文學獎散文組決審會議紀錄

時間：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15:00~16:30

地點：中文系會議室

主席：劉正忠（唐捐）

評審：宇文正、吳鈞堯、徐國能

紀錄：王品程

整理校對：許佩君

【決選作品】

序號	篇名
1	家宴
2	邊緣
3	原地漂浪
4	眠夢之間
5	老二
6	城東遺事
7	小河
8	香菸
9	世界寫真
10	耳洞
11	外套
12	陪酒
13	來自父親的消息
14	風至五樓高處
15	Viva la vida

【整體評價】

劉正忠：首先要請三位評審發表簡單的評閱心得。

徐國能：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臺大文學獎的作品，去年師大跟臺大有合辦一次，那個時候就發現臺大同學的寫作實力非常的好。今年第一次來看全部都是臺大同學的稿件，我也覺得滿驚豔的，不過這次我有幾點很訝異的地方。第一個是我覺得絕大多數的作品寫作方式都有一點點像，無論是內容，都多半是自己內心的對話或感受，所寫的方式，文字的精雕細琢，用跳躍的意識流的方式

在寫作的這種文學風格和技巧，好像變成大家普遍的樣態。所以這次我覺得不是那麼的好選，因為很多作品都寫得非常的像、非常的接近。這個是我在看的時候的一種感覺。優點是在於，其實他們對於內在的挖掘，還有對於一些比較複雜的心靈樣態的描述，都算是非常的成功，表現出一種很高的水準。臺大的文學獎跟我看其他的文學獎不太一樣的地方是，其他學校很多文學獎還是以比較寫實的、比較鄉土的、比較親情的那種路線比較多，那臺大文學獎這屆作品裡面，我覺得它現代的風味，乃至於後現代的風味非常的濃郁。這種具有實驗性的、現代感強的作品，倒是讓我滿意外的，在學生的文學獎裡面，表現出來的是這樣。

吳鈞堯：我的看法跟國能很像，我這次總評大概有三點，一個是篇幅多數很長，像〈香菸〉那篇五、六千字，很多篇介於五、六千字這樣的規模，我想這跟我們學校徵文辦法的訂定有很大的關係。第二個，剛剛國能有提到，很多都寫得很深入，形而上的探討也滿多的，跟臺大第一學府給外界的印象有些關聯了。第三，文字多數都很講究，講究是好事啦，可能比較到位，用比較流暢的方法來做一個詮釋；有的講究，它的優點在文青風，對字句的斟酌，有時候太精雕細琢了，這樣一種精雕細琢到底到不到位，見仁見智了。先講以上我的三個觀察，謝謝。

宇文正：我第三個是最難講的，因為我跟他們意見完全一致。這些作品整體呈現文字密度很高、思索深刻，尤其向自我內在的挖掘，這一類型作品占了絕大部分；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，文字密度高，如果沒有處理好，可能就會比較文藝腔。第二個是比較少接地氣的作品。我在其他的大學，除了鄉土、親情之外，甚至可能周邊的寵物等等生活性的題材會多一點。在這裡，即使有寫親情或愛情，角度還是觀照自我較多，而比較看不到對於其他對象的書寫。

劉正忠：可能他們的世代跟組群存在著類似性。

宇文正：對，同儕之間可能會互相觀摩。

劉正忠：一般學校的文學獎，得獎者或許以文學院為主，但在臺大算是分布得比較散，系所跨得比較開。

徐國能：這是好事。

劉正忠：那接下來我們要決定第一輪的投票方式。第一輪的投票是為了方便等一下初步討論的對象。

宇文正：我們先投幾票？其實我覺得五票比較好，會稍微縮小範圍。

劉正忠：會凝聚第一次的討論。

（第一輪投票結果：〈邊緣〉1票，〈原地漂浪〉2票，〈眠夢之間〉1票，〈城東遺事〉1票，〈小河〉3票，〈香菸〉2票，〈世界寫真〉1票，〈耳洞〉1票，〈來自父親的消息〉3票）

劉正忠：總共有三票兩篇，兩票兩篇，一票五篇，這樣我想連一票的都應該要討論一下。那我們就按照票數好了，就是從一票的、編號前面的開始討論起。

【一票作品討論】

〈邊緣〉

徐國能：這一篇我沒有非常的提拔、替它拉票，但我覺得它有些不錯的地方。其實「邊緣」是現在年輕人很流行的意識型態，邊緣、角落這種東西。可是到底什麼叫作「邊緣」？像唐捐，他很熟悉，最早邊緣有個是反省的，大概從我們唸書，對不對？《島嶼邊緣》？它把邊緣跟中心做一個二元對立的，做一種結構主義式的想像。這個同學他的文字不錯，他談的邊緣是說：「到底什麼是真正的邊緣？」他講了很多種類型，比如他講到他的阿嬤。我們年輕人常常覺得自己在班上、在系上、在同儕團體裡面，好像被孤立了，可是我覺得他能夠提出另外的一個思維說，有些真正的邊緣才能稱得上邊緣，而那種風花雪月的邊緣應該不能算是真正的邊緣。所以我覺得他在這樣的闡釋裡面、從阿嬤的故事裡面，那樣的一個說法，我覺得他能夠對一個大家所熟悉的概念，提出一些反省跟提出一些具體的說法，這是我覺得它很好的地方。但是我覺得他在整個寫作上、技巧上，還是有些可以再精進的地方。

劉正忠：兩位有沒有要補充？

吳鈞堯：它帶著有點意識流的技巧，然後做了一些鋪排，在第一頁、第二頁的地方。但我有點不是很懂他的技巧，沒有延續到後面去使用，就是說一種大幅度跳接的狀況，到了大概第二頁的末尾開始寫他的阿嬤，前面是有意識流的組織，那後面的話就沒有，結構上失去平衡。我覺得它的意識流的跳法，是想要把各種的，剛剛國能講的，各種的邊緣、各種的線頭抓為一束，把各種東西融為一束這樣來談，但我覺得後面的東西有點沒處理好。

宇文正：這篇有點張愛玲，文字很生猛，有張愛玲的那種尖利、冷眼看人間事，這些都很吸引人。但是如前面鈞堯說的，思緒比較跳躍，意識流，表現生命中種種的邊緣，但想表達的太多，包括了家庭、學校霸凌、校園考試、阿嬤臨終等等，有點包山包海。作者意識流過這麼多東西，每一樣都點到，戛然而止。但文字是不錯的。

〈眠夢之間〉

宇文正：這一篇其實跟前面一樣，這次都有這種問題，就是撲朔迷離，好像不太能夠真正掌握敘事者比較集中想表達的是什麼。敘事者的情感，也寫得撲朔迷離。不過因為標題就是〈眠夢之間〉，整篇是一種絮絮叨叨連篇的夢魘，讀起來是很過癮的。它的文字跟詩一樣，濃度非常的高，許多段落會讓人想畫線。很美，有雋永的哲思在裡頭。而因為這篇採取夢囈式的敘述，我也比較沒有那麼強烈要求它有很具體的結構，它的撲朔迷離、它的跳躍在這樣的題材裡是較能接受的，所以我選了它。

吳鈞堯：我覺得瑜雯先保留啦，因為本來不是說要先選六篇嗎？我是有選它的。雖然首尾呼應，可是我讀了很多遍，猜測這篇到底是要做些什麼。我覺得學生的作品有點幸福，未必寫得成熟、未必駕馭得很好，但評審都要讀得很辛苦，努力給它一種詮釋。本文人際之間，愛人、情人之間的各種人際關係，包括肉體也是，都難以捕捉，像驚奇是可以被捕捉，噩夢難以被預期，它就處於

這種之間，驚奇事物是固定的，所以會亂來一通。噩夢有時會來，有時候它也不會來，那人的關係好像就是這樣。這兩者的關係，我辛苦地幫它做這樣的一個解讀。它文字感是滿優美的。不過有一些小小的問題，像第二頁的地方，有一連串的很長的對話，我也把標示出來了，前面那幾行：「聽起來你只是頻頻思考那些積累的情緒與言語如何正確釋放」，我想一般人用這種方法來對話，除了那個叫唐損的之外，沒有別的可能了。（笑）

宇文正：是唐損的學生嗎？（笑）

吳鈞堯：沒有，不會有人講那種。像這種考驗我們記住的畫面，就是它裡面有些對話上不太自然，可是我還是覺得這篇可以先做保留一下。

徐國能：這篇我只是覺得，它有些寫法實在是.....也許是我們沒有到他們所謂的動漫時代，或者是網路時代的虛實感，它有一些寫法太超乎我的想像，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寫。比如說，你看第一頁，倒數第一、二，第三段，什麼「與小沒相處的時候常常感覺不到世界」，它這段就結束了，意思也許就是說他不快樂吧，之類的，可是他馬上又「一條線的左端是臺灣人，一端是日本，小沒的氣息似乎停留在中點偏右，然而土生土長在臺灣的底色又相當厚實。」

吳鈞堯：這句話我也讀了很多遍，才終於「喔～」。

徐國能：「這種模稜兩可的距離讓形容她變得非常困難」，這個什麼讓什麼變得非常困難？「索性算了不在上頭琢磨。每次想起小沒的第一個畫面，她眼鏡下清澈的眼睛似笑非笑地看著遠方，我感覺遠方有連綿的山。原來那是不會被鏡片遮到的啊，心底響起不知道已經第幾次相同的聲音。」到底是什麼樣的聲音？然後你看它第一篇的最後一段，它的對話實在太對話錄式了，有時候我覺得太做作了。「在這個心事變得太容易傳遞而瑣碎的時代，好像找不到話能真的被好好地說」，這個語言也實在是太怪了。「被言語限制了。比魚刺卡在喉嚨的中央還難受」它前面在講這個的心思，可是馬上跳到後面又講：「雖然知道適當依賴別人才會讓彼此好過，但我發現我實在太討厭那種依賴時，對方過度的憂心感。那會不小心讓自己變得更可憐，忍不住說出更多預設之外的話。」這個要怎麼讀呢？他有些他的想法，後面一直有他的對話，所以這些對話真的是日常對話？或是網路對話？

宇文正：我覺得它的對話也可能是內心獨白，他跟自己的對話，也可以這樣解讀。

徐國能：我覺得他是跟小沒對話，後來小沒又跳到什麼原本離開。

吳鈞堯：這個跳得很快。

徐國能：這個問題我是覺得很普遍。也許現在他們年輕人感情是更複雜的，所以一定要這種方式才能夠傳遞，可是就散文寫作，也許他可以有些再思考、再調整的地方。

〈城東遺事〉

徐國能：〈城東遺事〉也是很妙，一開始就是「沿途是頹喪與冷清的安靜，遺忘絢麗地捂住了理解。」

吳鈞堯：開場就讓我費解很久。

宇文正：這篇是敘述者故地重遊、告別愛情，而這個愛情是伴隨他心智成長的一段旅程。裡面的那個對象、那個「她」，是戀人，也是這個敘事者的啟蒙者，他在跟她在一起的過程中，吞噬、攝取了大量的知識：文學、歷史。在這個過程裡面，他也見證了一段政治上的壞毀。我覺得作者的著眼點，這些東西還滿吸引我的。他現在來到這個失去情感的遺址，內在的嘆息，記憶的痕跡已經不在了，殘缺是必然的，然後他問自己，是否有屬於我們的下一輪文明盛世呢？有一點文藝腔。即使寫戀人，似乎看不到那個戀人真實的血肉，可是他帶給你的，可能是心智上的刺激、成長，甚至還有政治上的寓言，我覺得作者有寫出他們這一代的很特別的愛情觀，所以我選了它。

吳鈞堯：瑜雯把它詮釋得很好，主題抓得很到位。這篇的問題我覺得是它的表現，像國能提出來的開場第一句話，不但是第一句話，很多話的話語當中，他放了太多的話，把剛剛瑜雯講的刻得更深一點。可是他往裡面，刻得這麼深刻的同時，在讀者我們看起來，好像放的都是煙幕彈，我們反而沒辦法進入，所以我說瑜雯把它的主題解釋得很棒。可是就它的表現來說，它還滿多瑕疵的。

徐國能：這個我本來很想選，可是後來我覺得它實在太文青系了，就好像在咖啡店裡面打的。我覺得它每一段單獨看，說真的，對我來講，都蠻有啟發力的、啟發性地，可是把它整個組合起來看，你就覺得到底它講的這些片段的吉光片羽，最後共同要指向的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感？或是什麼樣的一種認知？這點上會讓我有一點猶豫。也許不是它寫得不好，是我真的沒有那麼親切地能意識到它所要表達的東西。我覺得它表達好幾個東西，要講的應該是一個，他們常常在參與一些社會運動，他們讀了很多的各種的理論、藝術、文學，然後他們在參與行動的過程中，他們可能跟一個人有了一點曖昧的情愫，然後他們一起在回顧這樣的過程之中，也對照於他生命裡的這種點點滴滴的一種閱讀。那它到底要講的是一種對生命的虛無？還是一種感情的遺憾，還是說對整個世界在現代文明包裹下，可能卻走向的一種孤獨或絕望的一種感受？它一直沒有很清楚的線條在進行。讀它的每一段都覺得滿動人的，他竟然還知道〈國際歌〉，對不對？還知道塔可夫斯基，對不對？還有各種文藝的東西。我相信他是一個內在很豐富的人，但是怎麼樣把這個內在豐富轉化更具體而明確、能夠給予讀者的東西，這個恐怕還是要再思考一下。

〈世界寫真〉

徐國能：〈世界寫真〉跟剛剛那一篇〈城東遺事〉有點像，這個我也不是特別堅持，大概是我五篇裡面最邊緣，好幾個都在我的邊緣，像是〈城東遺事〉、〈世界寫真〉，還有那個哪一篇，都是我覺得差不多的。這篇也是一樣，就是一個自己內在的小宇宙、小獨白，對於創作還有對他自己心靈的一些思索，還有這個類手記式的散文在表現。它這個作品寫感情跟寫內在非常的細膩，文字也滿好的，所以我就投它一票，但我不是特別堅持這一篇。

宇文正：這篇跟剛才的〈城東遺事〉比較，我覺得〈城東遺事〉至少有帶出一整段的心智成長的旅程，用這個旅程來看它的話，我覺得還比較可以理解。可是這篇我就覺得它過度瑣碎，一個片段一個片段的，可是中間我就抓不到有機的結合。

吳鈞堯：對，我也覺得非常的破碎。它又加了很多很多的小標題，讓這個破碎感變得更加強烈。在第一頁、第二頁當中，開場其實是不錯的，寫了有些他想要探討的世界。題目叫〈世界寫真〉，逐條追問很多關於對未來的事件，去向到底何在？可是到後面就往下崩毀了，彷彿底下就沒有什麼可取之處，有點開高走低，可惜。

〈耳洞〉

吳鈞堯：這篇是我挑的，我先講它的一個缺點，我都會提醒同學們，沒有事不要亂分行，它沒有事一直分行，從頭到尾，對讀者來說非常辛苦。

宇文正：我覺得這都是臉書養成的習慣。

徐國能：手機啦。

宇文正：手機可能也是。

吳鈞堯：我搞不懂它到底哪幾個段落是合在一起的，形成一個大的結構體？它每一個都在分行，讓我覺得讀起來很碎。我投它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主題，他穿耳洞有個目的，很多人穿耳洞是為了要漂亮，可是他為了要抵擋過去的性騷擾，那個人對他做了甚麼樣的事情，他要用肉體的穿破的痛，來抵抗當初在童年時候在心靈上的那種痛。這個地方寫內在的恐懼感，讓我還覺得.....因為我不是個女人，我不曉得這種痛可不可以抵擋以前童年的那種恐懼的這種痛，但是這種痛的如何去克服跟痊癒跟可能性的治療，這裡很感人。它的佳句也多：「從前線回來的人總帶著榮耀和一點點小毛病，一些打歪的彈孔」、「理智尚在，我好手好腳的回來了」。第五頁，「表面的傷口終究戰勝了內裡的傷口」，呼應文章主題。所以儘管我不是女人，沒穿過洞，這種痛之間一種克服跟痊癒，有打動我。

徐國能：這一篇我也可以支持它。他用耳洞的這件事情，來講另外他的那個回憶，我覺得這個非常的不錯。可是我覺得，第一個，他要講這個東西，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講？為了去詮釋那個耳洞，他有個地方花了太多文字在鋪陳、敷衍這個東西，那個部分就可以思考一下。比如說第四頁，那個時候讀，我就覺得這好像有點多餘，因為第四頁最後那兩段：「我挖了壕溝躲避又開通了隧道，隧道是為了溝通兩地，耳洞，也將那些幾乎無法描述的心情、碎在腹中的蛋殼、尖痛鈍痛碾成渣末」等等，還有下一段也是：「耳洞有敘述自我的渴望。它用以編織故事的素材是膿與血，一個玫瑰火山裂口，無法創造新生命」。我覺得他太黏題了，他太要把那兩條線黏在一起，反而弄的時候有點刻意。所以這些部分，如果他能夠再處理得更輕盈或者更準確的話，我會覺得它是很好的作品。這篇滿有潛力的。

宇文正：我沒有投這一篇，它對我來說，說服性不太.....穿耳洞，就算有點發炎也沒那麼難解決.....

徐國能：他小題大作。

宇文正：其實看一下皮膚科，它是很容易治療的，怎麼會搞到不斷地重複發炎、膨脹，然後弄得很噁心？

徐國能：他的心在發炎。

吳鈞堯：這也有可能是體質，有些人的體質就容易有點傷口，然後就.....

宇文正：找個好醫生比較重要吧，就是.....

徐國能：蟹足腫啦。

吳鈞堯：對，沒錯，蟹足腫才會這個樣子。

宇文正：回到文字，他太多的形容，包括他講到他跟他先生之間的戰爭，讀不出來兩人到底是在戰什麼？沒有看到任何爭執的細節，只描述巨大的悲傷，卻讓人不明白這巨大的悲傷到底從何來？形容多而真實的細節少，所以我沒有投它。

劉正忠：一票的都沒有了，接下來兩票的。

【二票作品討論】

〈原地漂浪〉

吳鈞堯：這篇講到一個看似懷抱優越感的哥哥，他的弟弟是個宅男，然後喜歡上一種公主。

宇文正：是哥哥啊？我本來以為是姐姐。

吳鈞堯：我把它讀成是哥哥。

宇文正：OK. OK.

吳鈞堯：它打動我的地方，除了主題有趣，另外是主述者自剖自己對弟弟的嘲弄，等於是把自己的要害、缺點、缺乏同理心打開給別人來看。當然到了後面，他有到達一個和解的狀態，就不再以弟弟糗事、蠢事當作笑話。他雖然寫弟弟對於性偶像的崇拜跟想像，也寫當代社會很多的問題，不少的宅男被騙、大嬸被騙、跨國戀被騙了，他寫到當代的一些問題。

宇文正：這篇我覺得很有趣，它敘述弟弟一場夢幻泡影的戀愛，有寫出這個年代的宅男一種奇特的戀愛模式。它的整個敘述事從他父母用碟仙，來展開敘述，讓這篇文章蒙上一點狐仙、鬼魅、筆記小說的氛圍。當然最後是一場破滅，可是這個破滅又帶出年輕世代對未來的茫然，也就是現在大家在講的「崩世代」的世界，連愛情都是非常非常虛幻的。我讀到後來，覺得還蠻心酸的，我覺得它有寫出這個世代的一些特質出來。

徐國能：我沒有投它。我覺得一開始講狐仙，用那個筷子、狐仙，我覺得那很有趣，可是它那個東西後來就沒有再講下去，跳到他講他弟弟的部份去了。

宇文正：對，這個它應該再繼續，多一點。

徐國能：而且它為什麼要叫〈原地漂浪〉？這個題目我也.....

宇文正：就宅男嘛！搞了半天他都沒有走，他從頭到尾，他的愛情就在原地，

根本沒有真正踏出去過嘛！

徐國能：他到底有沒有愛情？應該是沒有吧。

宇文正：宅男想像的愛情。

吳鈞堯：他很想把她娶回家。

宇文正：對啊，宅男想像的愛情啊。

徐國能：我就覺得它這個一直繞……

宇文正：啊，你不是宅男，你就不懂。

徐國能：我就覺得它這個題材是好啦，對不對？而且「我寫詩，苦苦地以字為藥」，我就覺得很心動，嗯，這是學我的。（笑）我的意思是說，它有它不錯的地方，好像最後他對這個事情有沒有一個歸宿？它到最後有講到狐仙，最後又提出來了，可中間完全都是斷裂的，我覺得是不是他把他自己的那個豐富的生命，對照他弟弟那個殘缺的生命？

吳鈞堯：嗯。

徐國能：但是我覺得那它對這件事情的一個歸結跟解釋，又在什麼地方，好像並沒有把它完成到那個程度。不過我也說這篇還算是滿有脈絡感，是我個人看得懂的、可以考慮的一個作品，算是我的前幾名。

〈香菸〉

吳鈞堯：這篇文章其實色調很黯淡，聊到媽媽的神經質，或者說他有沉默的陪伴，母子倆在平靜當中，又有像剛剛那種狐仙的鬼鬼怪怪感覺，人生當中的鬼魅感，滿強的。媽媽好像很少以具體的形象跟兒子面對面，都是一個光影。

宇文正：這批作品很多是這樣子。

吳鈞堯：就很奇怪。

宇文正：要嘛就透過攝影機，要嘛就透過香菸，都要藉由某個象徵物來表達。

劉正忠：是不是看到電影來的？因為電影那種畫面……

吳鈞堯：它的調製，給我神秘的安靜感，偏向灰暗的色調。用香菸來提到它，到底是人在抽菸，還是世界在抽我們？他有把香菸、抽菸這個非常簡單的行為做了形而上的探討。我剛剛特別看了徵文辦法，我也覺得它有些篇章有點太繞了，沒有那樣的需要。這篇文章幾乎寫到極限的五千字，四九九二字。我們當編輯當習慣了，我們會想說，五千字的能量到底有多少、有多大？他花了五千字寫這樣子的篇幅，我會覺得三千字就足夠了。

徐國能：〈香菸〉跟剛剛那篇〈耳洞〉是很類似的創作手法，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巨大的隱喻。耳洞是一個隱喻，香菸其實也就是一個隱喻，所以它這個隱喻在講人的渺小、卑微，我們就像在抽菸，尋找一種短暫的自我解放，可是其實世界也在抽菸。用菸來比喻他自己的人生的成長的歷程，這一點我還覺得是滿心

動的。它整個地方都寫得算是滿好的，有一些他的創造，比如第四頁寫說：「也許我只是一陣虛無的煙霧而已。」最後的結尾也寫得很好：「也許只是上帝在抽菸，再一下子，再一下子，我們就會被丟在冰涼的銀河水中了。」他覺得個人的命運實在太卑微了、太渺小了，只是給另外一個更巨大的生命的一種遊戲而已。他這樣的一種感慨跟這樣的一種思維，我個人覺得是滿動人的，有他的一種深思之處。問題就在於跟剛剛〈耳洞〉一樣，也許就像鈞堯講的，也許他就要湊到將近五千字的篇幅，就加入了很多其實沒必要的那種過度的詮釋跟描寫。在寫作上不一定字寫得越多、意象越豐富，它就越趨近於一篇好文章，你要能做得更精準，就像你 NBA 投籃，你一直投籃，都投不進沒有用，不如就一球就把它投進，反而是更好的地方。

劉正忠：大家也想要一球都進。

徐國能：所以我覺得他加入了太多的字，太多的敘述跟敷衍，要跟那些主題拉上關係的那些東西，好像是沒有必要的。

吳鈞堯：有一點想補充的是，國能剛剛說他用了很多的隱喻，其實他應該要把隱喻做好，讓它戛然而止在某個地方，而不是不斷地去詮釋他的隱喻，不要給它做到盡頭，拖到盡頭就累贅了。

宇文正：這一次包括〈耳洞〉，很多篇都有點類似的情況，他們找到一個他想表達的象徵，就整個耽溺在那個象徵裡頭，從頭到尾就繞在那個，好像你不講香菸，就沒辦法寫母親了，所以我看到後來就有點受不了了，你沒辦法走出這個香菸嗎？

吳鈞堯：我知道妳那種感覺。

宇文正：扣題扣得太累了。

徐國能：好像他自己蓋了一個迷宮，他自己進去，最後他自己都出不來。

宇文正：對，所以我沒投它。

【三票作品討論】

〈小河〉

徐國能：它把農村的記憶跟手足之間的感情詮釋得很圓滿。大家文筆都很好，那他的文字的能力我覺得也還不錯，這個是我覺得他不容易的地方。整體來講，它的缺點也滿明顯的，有些鏡頭上太過跳躍、太過破碎，你要把它聯合起來也沒有辦法，可是它裡面寫情的那個部分，還是算滿動人的，尤其是用一條小河的意象來代表他的童年成長、他對感情的看法。他最後夾了一種不忍，他要殺蛇，結果那把刀不見了，應該是被他丟到小河裡了，這是我的解讀。這麼多的作品比起來，這篇作品在結構上、在意識上算是比較讓我覺得很欣賞的。

宇文正：我就直說，這篇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。我並沒有覺得它破碎耶，小說裡有公路小說，這篇我覺得可以把它定義，有點像是公路小說一樣，是河的小說、河的散文。河是流動的，所以它不像其他篇，找到一個意象就耽溺在那裡頭，不動了。每一寸土地都有歸屬的河，河不歸屬於誰，它就兀自地流著，而

我們跟隨河的流動，你會讀到貓的嬉戲、讀到蛇的去處。這裡頭有具象的，在土地、大地上的河；而它又引動了作者生命裡的記憶之河，讓他回憶很久很久以前的那隻臭青母，牠部分的蛇身也隨著河而去，為了要殺那隻臭青母，那個被蛇帶走的刀子.....這些所有的東西，都是非常美麗的、閃著亮光的記憶的碎片。然後刀子不見了，陽光碎成亮光，只有粼粼的波光，帶走蛇、帶走刀子的河流，也是帶走時光的記憶之河。我覺得這篇非常的迷人。

吳鈞堯：這篇也是我的第一名。兩位剛剛講得都很到位。這篇吸引我的地方是它不以菸、用意念來說話，是用畫面來說話。裡面有一點令我比較感動的是，我們都把農村想像成是純樸、美好、小河、流水、白雲之類的，可是事實上農村也是個生死場，這是比較少人注意的。農村中，生跟死不斷發生，我們只歌頌它外表看起來的祥和、美麗，但撥開樹林往裡面走，你就會看到，螞蟻在搬蟬，有人在殺蛇。它的生跟死，時刻都在進行著。作者引了那麼多有關生死交會的事情，卻能引得如此的優美。這篇文章是篇滿深刻的文章。

〈來自父親的消息〉

徐國能：〈來自父親的消息〉，就我看喔，太用力了。他用了好大的力氣去寫這個東西，我相信它是一改再改的一個作品，處處都透露著一種過度修飾的痕跡。不過這篇我還是蠻喜歡的。它這裡面用很多那個影像的學說，或者是語錄的方式來寫，用這個電影跟自我的一個交錯。它來自一部電影，什麼《來自故鄉的消息》嘛，就是法國導演艾克曼的電影。說真的，這個電影我沒看過，當然他把它改成〈來自父親的消息〉啦，把這兩個做一個互相的對照。他的寫法，從他們兩個對光、對繪畫、對攝影這樣的執迷，從各方面來描述他對父親的認知跟他對父親的……他應該是個建築師，是不是？我覺得一個孩子能對父親有這麼大的、偉大的崇拜和嚮往，基本上也不容易。可是他在寫作過程中，有些地方似乎太要把那個電影《來自故鄉的消息》跟他父親這條線，太刻意要把它結合在一起，那個結合的過程不免有點僵持。真正好的作品應該是舉重若輕的，它有種舉重若輕的樣子，就是很費力地把它接在一起。它裡面有些地方寫得很美，那個文字跟意象寫得真的是非常好，第三頁那整段，什麼「畫面瀰漫著水氣，畫面前方的海洋使遠方的陸地顯得輕盈而恍惚，陸地上的高樓就像漂浮在空中的幻影。鏡頭持續輕柔地起伏著，同時緩慢向後退去。在逐漸盛大的水聲包圍中，幻影般的陸地就將消失在畫面裡了。」他有些感受力跟他有些文字的體驗度，其實是相當藝術化、相當高的，所以我是滿期待這個作者。也許他未來假以時日，能夠將他的那種藝術性跟表達力結合，相信他能寫出很好的作品或拍出很好的電影來。我想他應該是那種電影或是藝術方面.....

宇文正：可能是戲劇系之類的。

徐國能：對，藝術感很強啦。

宇文正：我非常同意國能說的，我也很喜歡這一篇，不過相較於前面的〈小河〉，它就沒有那麼輕盈、自然。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作者，他也許是在問自己，怎麼樣才能繪出一幅父親的畫像？攝影可以嗎？還是記憶中的光影？還是那封他沒有去讀、去把它打開來的信？還是角落？還是父親的書桌？他是從一部他成長中影響自己很深的紀錄片，就是國能剛才提到的那個《來自故鄉的消息》，在敘述這部影片的過程中，帶出對父親的記憶、跟父親相處的片

段，試圖來拼湊父親的形象。你會看到那個父親的形象裡頭，唯一明亮的只有眼眸，其他的形象是沒有出來的，你只讀到一個遙遠距離的父親，也讀到他對這個父親有非常深的孺慕。用這樣的方式來寫父親，我想這個作者大概真的是熟悉電影、熟悉鏡頭的人，他採取一個很特殊的方式，一個姿態來寫父親，雖然也有一點就陷在那裡頭，你會覺得他談那部影片都比談父親來得多，最後我們真的還是沒有辦法從中捕捉——也許是他自己也無法真正去描繪父親的形象吧。

徐國能：它是有點那個有點蒙太奇的方法，交代不是很好。

宇文正：對，但還是很迷人啦。

吳鈞堯：因為他說他的父親是一首散文詩。

徐國能：真的很妙。

宇文正：問唐捐啦。

徐國能：散文詩有什麼特別？

劉正忠：我覺得這樣講不太好。（笑）父親有血有肉，不一定要把他散文詩化。

徐國能：把他空靈化。

宇文正：對，我就是讀不到血肉。

吳鈞堯：他不是講他的父親像散文詩，他本來是說像迴旋、迴繞的詩句那樣。也有可能是作者把他呼應到散文詩，或讀父親像讀一首散文詩，所以把電影放進來。電影放得比較重，牽強地把兩者放在一起。在兩者的平衡感上面，作者沒有把平衡感放到對的位置，它可能中間偏右，偏向電影了，所以他的父親還是散文詩，而且是朦朧派的散文詩。

【散文組評審結果】

劉正忠：那總共三票的兩篇，兩票的兩篇，等一下投票就在範圍裡面。一票的我們來看哪一篇保留這樣子。〈邊緣〉要放棄嗎？還是保留？

宇文正：〈邊緣〉是國能。

徐國能：〈邊緣〉在可保留、不可保留之間，我主張還是保留好了啦。

吳鈞堯：剛剛你本來說要先放掉的。

徐國能：後來我覺得這樣比起來，〈世界寫真〉我把它放棄好了。

劉正忠：〈世界寫真〉放棄，好。再來〈眠夢之間〉。

宇文正：我的兩篇〈眠夢〉跟〈城東遺事〉我都滿想要的欸。

吳鈞堯：這個我剛剛建議保留〈眠夢〉。

劉正忠：〈眠夢之間〉保留。

吳鈞堯：附議，對。

劉正忠：那〈城東遺事〉？

宇文正：〈城東遺事〉看你們啦。

徐國能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……這樣八篇。

吳鈞堯：我們要六個得獎名額。

宇文正：其實也沒有關係，如果最後有八篇，大家來投投看也是 ok 啊。

吳鈞堯：這樣也行。

宇文正：那就用八篇來投投看嘛。

劉正忠：八篇來投投看，就除了〈世界寫真〉之外。

吳鈞堯：我們要怎麼投？

徐國能：我覺得投六篇就好。

劉正忠：等於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、零」的意思。

（第二輪投票分數統計：〈邊緣〉4分、〈原地漂浪〉8分、〈眠夢之間〉5分、〈城東遺事〉3分、〈小河〉18分、〈香菸〉6分、〈耳洞〉7分、〈來自父親的消息〉12分）

宇文正：〈小河〉第一名、〈來自父親〉第二名、第三名結果是……〈原地漂浪〉。

徐國能：其他都佳作，〈耳洞〉、〈香菸〉跟〈眠夢之間〉。

劉正忠：剛好沒有同分，就這樣子了。

評審齊聲：可以阿，OK 阿！